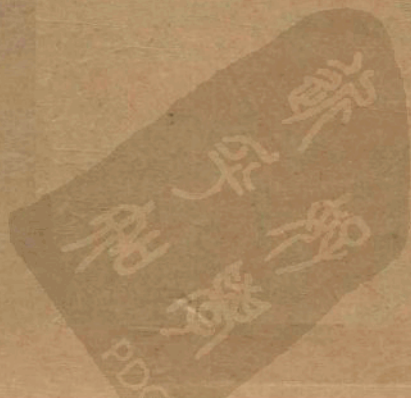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七



溫國丈正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章奏九

上殿劄子二道

論覃恩劄子

儀鸞失火劄子

請早令皇子入內劄子

直講乞不限年及出身劄子

奏乞復夏倚差遣劄子

奏乞推恩老臣劄子

論董淑妃謚議策禮劄子

論寺額劄子

賈尹劄子

王達劄子

論赦劄子

壽星觀劄子

再論王達劄子

趙滋劄子

陳烈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臣近曾上疏以即今公私財用率皆窮窘專奉目前
經費猶汲汲不足方一有大水大旱飢饉相仍戎狄
侵邊盜賊群起發兵誅討不時克定倉庫已空百姓
又竭其憂患不細必當早為之謀以救斯弊乞隨才
用人使久於其任務農通商以蕃息財物節省賜予

裁損浮費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職凡天下金帛錢穀屬於三司不屬三司者總計使皆領之歲終則校其出入之數若入少而出多則思其所以救補之術奏而行之常使歲餘三分之一以備饑饉軍旅非常之費其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此誠當今之急務伏望陛下與公卿大臣定議早賜施行取進止

又

臣伏見陛下以皇姪宗實知宗正寺宗實辭讓多日不肯就職陛下兩次遣使者召令受勅中外之人無不欣悅以爲非陛下教智聰明深謀遠慮斷自聖志確然不惑何以及此夫王者以大庇生民爲仁安固

基業爲孝仁孝之道莫大於此今陛下下舉而兩有之天下聞之安得不喜又爵祿者人之所貪往往校量絲毫干求爭訟不顧廉恥今宗實特受陛下簡拔恩寵殊異而以榮爲懼辭讓懇切首尾十月尚未受詔其智識操行必賢於人益足彰陛下知人之明此天下所以尤喜也然陛下於宗實屬則父也尊則君也在禮父召無諾唯而起君命召不俟駕今陛下兩遣使者召之宗實雖不受恩命亦當入見面自陳述豈可在家堅卧不起臣愚伏願陛下更遣近上內臣往傳聖意責以禮法彼宜不敢不來則陛下面加敷諭使知聖心懇惻發於至誠彼宜不敢不受如此則陛下仁孝之德純粹光大本末如一無以復加此皆

陛下即今所行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守之益堅行之不倦故也取進止

論覃恩劄子

臣光等伏觀今月三日御札取今年季秋擇日有事于明堂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一依南郊例施行臣等竊見皇祐二年親祀明堂是時以初行希闊之禮文武臣僚並轉一官今國家修舉舊禮乃是常典雖已誕告恩賞一依南郊例然竊慮貪冒無識之人尚有希覬流言云云動搖中外況今庶官濫溢經費窘竭豈可復踵往歲之失以增今日之弊伏望朝廷豫先明降指揮言今歲所行明堂之禮更不覃恩轉官使中外咸知以絕徼幸者之望取進止

論儀鸞失火劄子

臣竊聞今月九日夜大慶殿前儀鸞司房內失火煙焰已起燒及屋宇側近守宿之人知覺差早僅能救滅或聞聖恩欲寬貸失火之人竊以宮省之內火禁不可不嚴嚮使救之稍緩爲災不細伏望選差不干礙官一員子細檢定火發蹤由委開封府依公盡理根勘從初失火因依應干繫人等嚴賜施行所貴戒勵後人不敢懈慢取進止

請早令皇子入內劄子

臣等伏聞擇今月二十二日差內臣宣皇子曙入內而曙猶復稱病未入臣等初以臣子有君命召不俟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今曙但以恐懼不敢便當陛

下非常恩寵而所差內臣亦當以臣子事君父之禮
曉諭切責使即奉命豈得備禮致命默然往復殊不
副陛下聖意其今月二十五日宣曙內臣伏乞特行
責降以懲不職之罪況皇子之名本非官職無容避
讓今詔命已下二十餘日而曙既爲陛下之子禮當
朝夕定省備人子之職不宜久處外宅伏望聖慈速
賜選差都知御藥諭以君父之命不可違臣子之職
不可闕敦迫切責使即時入內并下大宗正司及本
宮亦仰以禮敦遣不得更容遷延取進止

直講乞不限年及出身劄子

臣伏見國子監直講見缺數員久而未補蓋以近制
須年四十以上及進士九經出身方得爲之臣愚以

爲學官正宜取德行經術可爲師表之人不當限以苛法若不察其人之賢愚而惟年齒出身之問則雖有德行如顏回經術如王弼皆終身不可爲學官也又舊制學官皆先試講說然後就職近歲此法亦因循不行臣欲乞今後應國子監直講有關許本監或兩制以上舉京朝官選人有德行經術者具姓名聞奏更不問年紀及出身其國子監所舉者委學士或舍人院試兩制以上所舉者委國子監試並須衆官聚廳于舉疑義面試講說擇其義理精通者保明聞奏方降勅差除若德行邪僻經術荒謬而輒敢舉薦保明者並乞嚴行朝典取進止

奏乞復夏倚差遣劄子

臣先任通判并州事日准經略司牒往麟州勾當公
事伏見通判本州事夏倚通敏恪勤勇於忠義苟利
公家不爲身謀始與臣共議於屈野河西修堡以止
西夏侵耕及見管勾軍馬司公事郭恩恃勇輕敵倚
與臣書稱恩萬舉萬敗經略司方行止約恩已覆沒
倚收撫散兵孤城獲安旣而倚與衆人一例獲罪降
充監當及今五年兩經大赦應當時河西連累之人
罪稍輕者並已復舊差遣惟倚尚合入知縣資敘比
於衆人獨爲困蹟誠可哀憐臣竊以倚當日知恩必
敗而力不能制恩之敗績實非倚罪兼其人公忠材
智誠有可稱不可專以一眚掩其衆善伏望聖慈特
與復通判差遣庶使任職之臣知徇公獲罪終不能

久爲身累有所勸慕取進止

奏乞推恩老臣劄子

臣伏見皇祐二年陛下親祀明堂曾召前兩府杜衍
任布二人陪位及禮畢陛下推恩特賜衍布子男各
一人進士出身今陛下再舉希闕之典亦曾召前宰
相龐籍陪位臣竊以籍鄉守西邊宣力實多懷柔凶
渠復歸皇化其在宰府屬蠻寇憑陵震驚二廣翼贊
聖謀廓清醜類及告老之年精力猶壯堅辭榮祿去
位家居實朝家之碩臣方今之舊俊遇茲盛禮伏望
陛下用杜衍任布前例特推恩於籍子男一人以慰
其心足以示養老優賢增聖政之美取進止

論董淑妃謚議策禮劄子

臣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親爲之輟朝掛服群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爲之定謚及行策禮於葬日仍給鹵簿外廷之議皆以爲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今送終之禮太爲崇重臣案古者婦人無謚近世惟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者妃嬪以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王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伏念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絕無大盛過分著聞於外者比四方之人所以咨嗟頌歸仰聖德也不意今茲以旣沒之董氏而有司譌曲妄崇虛飾以隳紊

制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降於女寵甚非所以光益聖德也况禮數既崇則凡喪事所須用度必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歛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喪以橫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復知而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謚及策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務從減損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取進止

論寺額劄子

臣伏觀近降赦節文應天下係帳存留寺觀院舍自來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內者雖不係帳今日前已蓋到舍屋及百間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

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遊惰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驕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已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罰罪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爲人上者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

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方今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唱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有微而患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並依前後勅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內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爲民所信而遊情不能爲姦也取進止

賈尹劄子

臣伏見權知開封府賈黯本以文藝進身不閑吏事鄉在流內銓三班審官院已無聲迹可紀及尹京邑當繁劇之任尤非所長區斷乖方怨嗟盈路伏乞朝

廷量其所能授以它職別選差人知開封府庶合衆心取進止

王達劄子

臣竊聞監兗州景靈宮王達近降勅差知萊州達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爲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襄猶汚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爲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達年紀及察達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求不得令親民取進止

論赦劄子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

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
於不經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
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於約束勅及赦文內明白言之
若所坐不至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
罪之人有幸有不幸也且今劫盜殺人不死及雜犯
死罪猶赦之而微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
主不刊之法令而決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況使經
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
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
者必刑則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既數下赦令而使
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罪重不經赦者其罰
輕臧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